

【现当代文学研究】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陈 国 华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曹禺的《雷雨》时时显现出神秘的命运色彩。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悲剧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影响最大;西方戏剧思潮对其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表现手法上,但是某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往往与附着在其上的思想内容是共生的,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思想内涵而独立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也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雷雨;神秘命运色彩;基督教;古希腊悲剧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 (2007) 02—0218—04

曹禺虽然把他的悲剧《雷雨》建筑在人与社会冲突的审美视角上,但在表现人与社会冲突时,时时显露出神秘的命运色彩。曹禺在《雷雨·序》中说他的创作是情感酿成“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一、《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基督教文化

曹禺在《雷雨》中对悲剧命运的思考,渗透着基督教文化。序幕和尾声中重复出现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极力渲染一种庄严、神秘的气氛,充溢着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从周朴园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出基督教色彩。根据基督教教义,“为夫者,以高压手段胁迫其妻处于不平等地位,使其生活于一种与神圣婚姻相违反之境地,即犯罪;婚姻既为天定,又属神圣,人世不得无故拆散之、离弃之,若谓必须分散之,以耶稣之意见论,即奸淫矣”,周朴园离弃侍萍于前,又胁迫繁漪于后,“犯罪”、“奸淫”都占。剧中周朴园的赎罪意识是忏悔心理的一种外化表现,他试图借此来补偿愧疚与失落的灵魂。但周朴园的赎罪方式远离了宗教赎罪的要求,反而加重了自我的罪恶,作品也因此让周朴园的灵魂完全陷入

孤独。《雷雨》的结局是悲惨的,作者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悲剧性人物统统毁灭,而唯独留下周朴园这个制造悲剧的元凶活在人世。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从基督教的教义里找到根据。《圣经》中说,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罪人,“耶和华必记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周朴园疯妻丧子的下场,正是应验了上帝的诅咒。《雷雨》把“惩恶”与“劝善”有机地统一起来。曹禺为周朴园的性格设计了一个由“恶”向“善”转化的归宿,让他在深刻的感悟中进行良心的忏悔。这种设计无疑渗透着基督教的伦理意识。在《雷雨》的结尾,作者让周朴园皈依基督。这种宗教归宿,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它进行宗教意义上的思考。

剧中其他人物之间也充满着原罪与赎罪的情节。圣经中说:“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这是可耻的事,应担当自己的罪孽。”周萍与繁漪的乱伦、与四凤的乱伦使他陷入罪恶的漩涡,最终得到报应。周萍临死前悲愤地对父亲说:“您不该生我!这里暗含着‘自己来到世上,就是一个罪恶’的‘原罪’情结。按照

收稿日期: 2007—01—20

作者简介:陈国华,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博士后,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原罪说”理论,人在尘世中呈现自己的天性,难免要犯下种种宗教意义上的罪恶。周冲性格中凝聚着更为深层的赎罪意识,他想通过改变四凤的社会地位来实现自我,或者说从“原罪”网中救赎自己。但他没想到,自己对四凤的追求也陷入了“原罪”与“报应”的情结之中。曹禺笔下的各种人物身上几乎都交织着“善”与“恶”两种因素,并由此构成个体本身及个体与群体之间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恶”虽然毁灭了“善”,但它本身却经过“善”的感化,走向“忏悔”之途。从人物命运来看,他们都是“上帝”苦难的子民,各有各的人生不幸。《雷雨》中从前至后依次经历“原罪—审判惩罚—救赎”的嬗变过程,其中浸透着大量的基督教人文意识。曹禺给剧中主人公指明了精神和身体的生存困境和解救的方向,这是其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

二、《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

古希腊悲剧被称为“命运悲剧”。郭沫若说《雷雨》“所强调的悲剧,是希腊式的命运悲剧”。《雷雨》探索着命运背后的神秘力量,弥漫着浓厚的古希腊悲剧的精神气息。古希腊悲剧绝大多数都是以人与命运冲突的审美模式来表达人类对不可理解的宇宙人生的神秘感和困惑。古希腊悲剧作家有着共同的命运观:人的悲剧是由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在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被理解为先天注定的灾难和死亡。古希腊悲剧始终笼罩着一层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和一定程度的命定观念。主人公按照自己的欲望竭力奋争,但终究难逃命运的罗网。

曹禺在《雷雨》中表现出的命运观,与古希腊悲剧极为相似。在《雷雨》中,命运的阴云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剧中的主人公都在命运的火坑里打滚,都拼着性命与命运抗争,但所有的抗争都是以失败告终,他们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被命运的巨掌击得粉碎。曹禺曾说过,一部《雷雨》所展示的“全都是巧合”,充满了鬼使神差的偶然性事件。当悲剧走向结局时,几乎在场的所有人物都发出了“宿命的哀叹”。“在这场戏中笼罩着浓厚的宿命的气氛,使这悲剧的结局带上神秘的色彩。”《雷雨》中神秘的、残忍的“命运”时时显现,“狭的笼”意象在《雷雨》中反复出现,这是作者受古希腊悲剧影响而产生的“人难以逃脱命运牢笼”的观念的映射。在《雷雨·序》中,曹禺说:“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

.....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曹禺认为《雷雨》受古希腊悲剧影响更大的主要原因是,他从古希腊悲剧对命运的迷惑不解中感受到了某种震撼心灵的美学力量,并直接把它运用到《雷雨》的情节设计和创作中。曹禺正是从人和命运冲突的审美视角说明,无论人们多么以为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都不过是在狭笼里作无谓的挣扎。

三、《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西方戏剧思潮

曹禺对西方戏剧思潮有着较强的吸收力与消化力。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大的,头一个是易卜生.....第二个是莎士比亚.....从美国的奥尼尔,我也得到许多益处。”

(一)《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

莎士比亚的悲剧被称为“性格悲剧”。他的悲剧作品向人的内心发掘,人物的悲剧命运往往是由于主人公的自身弱点与现实的复杂冲突或是人性与邪恶势力的尖锐对立造成的,透过人物的悲剧命运,放射出人性的光辉。《雷雨》中的神秘命运色彩受其一定的影响。《雷雨》的悲剧,可以说与繁漪“雷雨式”的性格有直接关系,带有“性格悲剧”的痕迹。

繁漪被称为《雷雨》中“最为炫目的一道闪电”。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则把繁漪形象高度概括为“雷雨性格”。正因为繁漪的“雷雨性格”和变态心理,使她处在一个不可替代的焦点式的位置上。这个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成为整个剧作的灵魂人物。繁漪的反抗具有疯狂性、激烈性和破坏性,在她的身上人性表现出巨大的审美张力。像繁漪这样具有“一颗强悍的心,敢于冲破一切,做一次困兽之斗”,被热情烧得疯狂了的个性是独特的。曹禺形容他的女主人公“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雷雨》以繁漪为核心人物辐射出去,展示了人间最惨烈的悲剧。所以,曹禺在《雷雨》中让他的人物通过内在的冲突走向毁灭的命运,毁灭是他的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局。

(二)《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易卜生的社会悲剧

易卜生的悲剧被称为“社会悲剧”。朱光潜在分析易卜生作品时写道:“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这些社会、自然力量虽然可以用因果关系去加以解释,但却像昔

日盲目的命运一样沉重地压在人的头上。”我们用这句话来形容曹禺作品中的命运观念,也是十分恰当的。曹禺对命运之谜和生命意义进行了执着的探索。“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这种看似消极的宿命观在曹禺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曹禺和易卜生一样没有把人的命运抽象化、理念化,而是把对人的命运与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切实地融合起来。周萍与繁漪的乱伦关系,就是双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这种有意识的乱伦深刻、强烈地折射出封建家庭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束缚到了怎样忍无可忍的地步,这就使《雷雨》的现实主义锋芒穿透命运主宰的迷雾,显出逼人的寒光。另一方面,曹禺对命运的思考立足于人类生存的悲剧性体验,表现出人在恶劣、荒谬的生存环境中的无助和无奈,让人眼睁睁地看着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撕裂,不能不感到无比的愤慨和恐惧;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人性的力量,它与自我内心渴望冲破樊篱的冲动相结合,激发出对生命的憧憬和激情。曹禺通过《雷雨》表现出人们对宇宙间主宰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的畏惧与无奈,也充分反映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迷惘与困惑。在繁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娜拉的影子。在《雷雨》这部命运悲剧的作品中,凸显着现实社会的内涵。田本相说:“曹禺在这些纠缠着血缘关系和令人惊奇的命运巧合中,深刻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内容。《雷雨》中的命运的巧合性,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命运’在捉弄人……但都更深刻地揭示人物命运的残酷性,他把日常生活中阶级压迫的残忍和冷酷戏剧化了。”易卜生的《群魔》对《雷雨》的创作影响也较大,甚至可以说《雷雨》是中国化了的《群魔》。两部剧作都表现了一种混乱的人伦关系酿出的个人悲剧命运。

(三)《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奥尼尔的灵魂悲剧

奥尼尔的悲剧被称为“灵魂悲剧”。他开拓了从人物的内心矛盾窥视人物命运的审美视角。他说:“戏剧的唯一题材:人同自己命运的斗争。”^{④1}奥尼尔剧中人物的命运悲剧,主要是从人的内心矛盾即人的“灵魂悲剧”中去考察人的命运与悲剧真谛,从而深化了人们认识命运及其悲剧的独特审美体验。奥尼尔在他的一系列“灵魂悲剧”中,竭力探索着一个在“生活背后推动一切的不可思议的力

量”^{④2}。这种力量不是存在于外界,而是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这种潜在力量,其实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潜意识是奥尼尔的灵魂悲剧中导向“自我毁灭”的恐怖幽灵。同命运之神一样,潜意识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非人所能控制的力量。

曹禺从奥尼尔“灵魂悲剧”所体现的这种独特而深刻的悲剧审美观中受到了启示,他在《雷雨》中较深刻地挖掘了人物的心理冲突。类似奥尼尔悲剧人物内心深处的潜意识的幽灵,也时常出没于《雷雨》中人物的心灵世界,支配着他们的行动和命运。奥尼尔那种极致性的爱与恨交织冲突的艺术手法激发了曹禺塑造繁漪的灵感。繁漪做出的“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不可思议举动,其实也是长期性压抑之后潜意识的喷发。这种从潜意识洞察人生悲剧真谛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审美意识,在开拓悲剧审美视野、探究人生奥秘和表现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上,有其独特的深刻之处。种种看似神秘怪诞、不可思议的潜意识,客观上反映了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给人们的精神造成的深刻创伤。因此可以说,“灵魂悲剧”往往同时也是震撼人心的社会悲剧。潜意识的悲剧审美视角,不仅增强了《雷雨》撼动人心的悲剧力量,而且丰富了《雷雨》的审美内涵与神秘色彩。

奥尼尔和曹禺分别通过莱维妮娅和繁漪这两个叛逆的女性形象,来唤起现代人对命运的思考。曹禺的《雷雨》中的“雷雨”意象与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中的“海”意象相似,他们都以现实的客观存在物为象征物,并将象征与人物性格和命运有机地融合起来。《雷雨》中,“雷雨”已成为剧中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象征,使之带有不可言喻的神秘色彩。奥尼尔《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母亲玛丽和《雷雨》中的鲁妈发出的同样的感叹:“命”和“天”,奥尼尔把它叫做“潜藏在生活背后的神秘力量”;曹禺则把它叫做“主宰”。周冲如同奥尼尔《天边外》中的罗伯特一样,被命运残忍地扼杀,这残忍的背后必定有一个神秘的“主宰”。《雷雨》与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这两部戏剧中都体现了作者的命运决定论思想。这两部戏剧阐释了人们无论怎样挣扎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这种不可避免的厄运是人们自身的特点和社会使然。在奥尼尔的剧作中,曹禺发现了一个表现现代生活的崭新视角,即由人物的精神

领域解剖现实生活中人的命运的特殊角度。

四、《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中国传统文化

陈思和指出：“从戏剧家曹禺的名剧《雷雨》里的命运观来说……是现代人情欲与罪恶构成的自我毁灭的见证，是‘自作孽不可活’的中国式的命运观的表现。曹禺在创作《雷雨》时综合了许多外来影响的因素……即便是外来影响成分，在融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也是中国化的艺术思维特征。”^⑬

（一）《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善恶报应思想

善恶报应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早有体现，如《易》经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格言，《书》经中“天道福善祸淫”的古训。《雷雨》灌注了善恶报应思想和外来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周朴园不仅是一个“原罪”的形象，同时还犯有大量的“本罪”（现实罪恶），他在罪恶的泥潭里愈陷愈深。“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周萍终于学着父亲的榜样与继母通奸、与妹妹乱伦，致使各种矛盾关系激化，最终导致周、鲁两家的彻底毁灭。

曹禺在展现人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同时，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宿命论色彩。中国传统的宿命论，就是善恶有报，因果相连。这种宿命论观点在《雷雨》中时隐时现，在中国观众和读者的心里引起共鸣。当观众明白了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后，他们便开始与剧中人物一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往前走。因为他们知道，报应的巨雷随时都会在头顶炸响。观众会将天意与周朴园自己早年始乱终弃的恶果联系在一起。而繁漪与周萍的乱伦，更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迟早会遭到报应”的谏言。繁漪也因此显得诡异而乖悖，周萍则胆战心惊。周冲虽然是最无辜的，没有造任何孽，但是按照中国人的宿命观念：父母作的孽，甚至于祖上作的孽，都可能报应到子孙头上，因此，他的毁灭仍可以说是一种报应。

（二）《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民间信仰

中国民间信仰是深植于中国老百姓当中的信仰及其行为表现。民间信仰属于“潜文化”或“隐文化”的范畴，它盛行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构成民众精神生活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中华民族自发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论帝王将相，还是农夫商贾，都信仰“天”，信仰“鬼”，信仰“命”。

民间信仰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自然力量的恐

惧和崇拜。较为盛行的是崇拜风雨雷电等自然神灵，人们对雷电越是感到神秘、恐惧、敬畏，人们就越信仰它。当闪电划破长空、隆隆雷声震撼大地之际，人们会不由得心惊胆战。闪电和雷鸣都来自苍天，闪电能够把大地和苍天连接起来，霹雳具有无比的威力，能够把参天古树劈成两半，能够使坚固的屋子坍塌，能够燃起熊熊大火。雷电的种种威力使人们感到极为神秘，因而对之格外敬畏。从古至今，人们对被雷电击伤就有种种忌讳，并试图对雷击造成的灼痕做出各种神秘的解释，如“天罚说”等。“雷雨”是蕴含着神秘力量的自然意象，在此自然意象下，《雷雨》中的人物命运风雨飘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雷雨》中多处用“雷声大作”、“雷声霹雳”、“雷声轰轰”等词语来隐喻神秘力量的警告；四凤也惊恐地喊着“雷，雷”，来表示她对自己处境的恐惧感。胡炳光认为，“雷雨”实际上代表的是冥冥之中主宰着人们命运的一种力量。

综上所述，《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古希腊悲剧有着直接关联，同时又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只是在《雷雨》中，命运不再是简单地来自于神秘的天意，而是隐藏在了人物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心理作用下。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戏剧流派都对曹禺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命运观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种神秘的命运色彩增加了《雷雨》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曹禺：《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1、17页。梁工：《基督教文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433页。《圣经旧约·何西阿书》，中国基督教协会，2003年，第885—886页。《圣经旧约·利未记》，中国基督教协会，2003年，第113页。郭沫若：《曹禺研究五十年·关于曹禺的雷雨》，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17页。田本相：《论雷雨》，《戏剧艺术论丛》1979年第1期。曹禺：《论戏剧·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74—183页。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25页。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750页。^⑭奥尼尔：《戏剧及其手段》，转引自《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第253页。^⑮奥尼尔：《关于面具的备忘录》，转引自《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5页。^⑯陈思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一鸣